

杨成的杨言宏论

外媒：中国驻以大使去世

杨成：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2020年5月15日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以色列时报》等多家媒体今天援引以色列外交部官员的话证实，中国驻以大使杜伟于当地时间今天早晨被发现在其位于特拉维夫郊区赫兹利亚的官邸中逝世。

看到这条刷屏消息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年我刚进外交部工作时杜大使是我所在的欧亚司综合处处长，大笔杆子，从他和其他领导身上我学到了很多调研方法。最难忘“9·11”一起加班写《新情况》，不久后就到俄罗斯使馆工作，一去就是五年。等我2007年转行到华东师范大学从事学术工作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位才华横溢的老领导。他赴任乌克兰大使后，我也收到过几次乌克兰学术会议的邀请，但总是因各种原因没能成行，没想到这下子要成为永远的遗憾了。

五年前，学生们曾问我从外交官转进学术研究是不是一种工作节奏的“加速”，我把当时的回答照



杜伟大使“以馆为家”

录如下：

“我觉得恰恰相反，从生活节奏上来看，这应该算是一种大大的减速。这是由外交和科研两种工作岗位的不同性质决定的。我原来在外交部本部也好，到俄罗斯使馆工作也好，手机一直是二十四小时开机的，这个习惯至今也没改。尤其是在使馆研究室工作时，那种快节奏的巨量工作可能是局外人很难理解的。那时候每天三班，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到6点，晚上又要从9点到12点，周五晚、周六和周日白天休息，周日晚再度上岗。如果遇到重大事件，假期也自动取消。当时我很少在午夜两点前睡过觉，使馆研究室的同事们基本上都是这样，到华师大后也大致保留了这一作息时

间表，算是七年外交工作给我留下的深刻烙印之一。……

当时的（调研）工作路线图基本是这样的：上午到单位后第一件事是阅读当天的各类报纸。六七份大报，甚至更多，哪怕是仅仅围绕自己的研究方向选择性阅读，量也很大，还需要及时做笔记、摘要、综述等工作。如果再加上订阅的俄文期刊，还有自己购买的各类俄文书籍呢？这种不间断的枯燥的信息获取，就这样渗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并逐渐成为生活习惯甚至生活方式。下午的时间每周一般都要拿出两个半天，跟随主管领导到俄罗斯各大部委及其下设的研究机构拜会，还要根据所研究议题找有影响力的学者进行深度访谈。这些活材

料对于调研分析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在平时的阅读中产生的问题、引发的思考都会在这种对话中不断验证、试错，从而在日积月累中生成准确的重要判断，供中央决策参考。晚上，我们通常是阅读国际文传电讯、俄通一塔斯社、俄新社等新闻通讯社的新闻报道和分析，从中汲取需要的信息。此外，此时段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撰写电报，白天的阅读、拜会、访谈等等就此被凝练为咨询报告。在俄罗斯使馆工作五年，工作最繁忙的一年我写了222篇调研报告，这个数字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当时还会用笔名写一些跟我不负责的其他议题的评论文章，算下来每天要写一篇1500字以上的稿子。”

我当时还是一名低级外交官，大使要统筹全局，工作压力比我们这些年轻人还要繁重。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驻外使领馆的任务比我所在的七年不知道又增加了多少倍。五年前，学生问我离开外交部后不后悔，我的答案是永不

后悔。当时我说“我到现在依然觉得，每一个留下的外交官都是理想主义者，这份工作的重要性和强度都让那点儿收入显得格外不匹配。加班加点是常态，不是新常态。……这个群体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一直保持着长年累月的付出，甚至要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个体的幸福感。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群之一。没有一点精神，大概是干不下去的，干了也不会持久。我现在也会对外交工作出建设性批评，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每一个外交官的奉献精神的敬佩。我以曾经是其中的一员自豪。那些高大上、那些风光只是表象，背后的辛勤、辛苦、辛酸都不应该被忽视、被遗忘。”

杜大使英年早逝，再一次唤起了我对那段青春岁月的深刻记忆，过去一些似乎已经模糊的场景再一次清晰起来。当我搜索他的图片时，一张图右下角以馆为家四个字一下子让我瞬间泪目。惟愿远离亲朋好友的外交官们在安康顺遂的前提下为祖国外交事业添砖加瓦！